

# 叶正亭报告文学选

他每天都要到花窗库转一圈，走一走、看一看、摸一摸，就像慈父爱抚着自己的儿女，就像将军检阅着自己的士兵。

假如花窗真的有情，它们一定会举杯相庆；假如花窗真有泪，在“古风阁”团聚。

它们一定会抱成一团！

## 花窗人生

叶正亭 著



叶正亭报告文学选

花窗人生

叶正亭◆著

中国文联·大众文艺出版社  
新华报业·图书编辑出版中心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花窗人生/叶正亭著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 2008. 11

(叶正亭报告文学选)

ISBN 978-7-80240-076-4

I. 花… II. 叶… III. 报告文学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163921号

书名	花窗人生
著者	叶正亭
责任编辑	潘爱平 杨涌
装帧设计	周丹
出版发行	大众文艺出版社
地址	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 邮编: 100009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江苏海信印务有限公司
开本	850×1168毫米 1/32
印张	15.5
字数	240千字
次	2008年12月第1版 2008年12月第1次印刷
定价	88.00元 (全四册)



蔡晓岚



# 序

很多年来，我的业余时间基本都花在了写作上。近十年间，在报告文学领域，我重点采写了四位人物，他们是：陈素兴（发表于1997年的\*《阿兴其人》）、谭勇（2001年\*《大山里走出的创业娃》）、吴严（2002年\*《茶人吴严》）、蔡晓岚（2005年\*《花窗人生》）。

创作报告文学，第一位的是要深入采访，主人公的成长历程、创业经历，他们的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，写作者都得要了如指掌，深层把握。如同生活中常说的：你要酿出一杯酒，你就得要有十倍的储备。在这十年间，我和我的四位采写对象都成了朋友。

我的这四位朋友，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执着而刻苦。也许，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精神和劲道，他们才能在事业上取得了长足的成功和不断进步。

陈素兴，从国有企业辞职“下海”后，在市场经济中搏风击浪，从试开“同济”酒楼，到以后陆续开出“清华”酒楼、“南开”大酒店、昆山“南开”等大型酒楼等，

从当选为苏州餐饮商协会会长到出任江苏省餐饮商会会长，成为全省餐饮领头雁。

谭勇，一个从四川大山里走出来的娃子，到了苏州后，从火锅店起步，发展到在苏州最繁华地段开出“川福楼”酒店，打造品牌后，“川福楼”开到了苏州的吴中区、工业园区、开到了无锡、常州等地，开出的都是几千平方米的大型店。谭勇当选为苏州餐饮商会副会长、平江区餐饮商会会长。2008年，苏州成立重庆商会，他又当选为首届会长。

吴严，一个曾是到苏州旅游的杭州小伙，因为喜欢苏州，便在苏州寻找商机，把苏州作为了事业总部。从开茶馆到研究茶文化、建筑文化，最终打造成江南茶楼之典型，以“加盟”形式在全国推广开来。业态发展，从茶楼到餐馆到新潮火锅，三个商业单元都先树样板，继而走向全国。他还获得“江南十大策划师”的称谓。

蔡晓岚，出道很早的小苏州，生在苏州，长在苏州，血管里流淌着浓的传统文化的血。从收集三千扇明清花扇到为创办花



窗博物馆而奔波。一方面花窗沉压，资金积滞，办博物馆困难重重，另一方面有高额收购、外币收购的诱惑，他能始终不为所动，为的是要留住苏州木文化之火种。从明清花窗到明清家具，从收集、整理到复制、研发，留住“母鸡”，卖出“鸡蛋”，他为江南的古镇开发、“老字号”恢复、园林陈设、旅游景点，也为丰富人民生活作出了贡献。

陈素兴、谭勇、吴严、蔡晓岚四位，他们都成了新闻人物，关注他们的远不止是苏州的新闻媒体。媒体采访，今天这家，明天那家，即使是同一个媒体，今天这位记者，明天又换一位。接受记者采访，一二次可能还有新鲜感、兴奋度，但连续作战，经常说、不停说、每回又总得从头说，说的又是差不多内容，被采访者难免就会心生厌烦。于是，他们就拿出了我第一次采写的文章作“挡箭牌”，说，“叶正亭都写过了，要不您先拿去看看后再约吧”。有的记者拿去看了，就没再去采访，摘摘编编，改头换面后又出来了。见报后，我的这几位朋友给我打

来电话：“你的文章又现了一次身。”

我也蛮高兴的，能为记者朋友作一回嫁衣裳，能让我的朋友多一次亮相，还少做一次“祥林嫂”。

十年间，陈素兴、谭勇、吴严、蔡晓岚，他们的事业不断发展，媒体对四位的采访也从未停息，我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应四位朋友的要求，陆续采写了他们故事的续篇、续续篇……

我觉得这样蛮好的。想起了费孝通先生，费老从1935年“一访江村”起到1996年第十九次访问江村，61年间共访问江村19次！费老通过一次次的访问、实录开弦弓村，反映的是中国农民的生活，从中折射出的是中国乡村经济，最终展示的是中国农村发展轨迹呵！这为我们写作者提供了一个模板。我想，我对陈素兴、谭勇、吴严、蔡晓岚四位的跟踪采写，按照“一滴水能见太阳光芒”的哲理，或多或少也能反映一点20世纪到21世纪，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，苏州人（陈素兴、蔡晓岚）、新苏州人（谭勇、吴严）在姑苏热土上创业的片断，反映出这



这个时代、这个阶层，这些典型人物的所思、所想、所作、所为，从中也可或多或少地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变化和进步。从这个意义出发，是不是也有一点存史价值与作用呢？

于是，2008年春，我决定做这件事，即重访、再写我的这四位朋友，把他们现在的情况记录下来。前后两次或是多次地采写，把这样的成稿合在一起，翻翻看看，多像一面镜子呵，于他们每个人、于我自己、于整个社会都颇有教益。如是，将是我最大的满足，也是我对朋友的一份敬意，更是对社会做件实事。

十年！假如人生有百年历程，那么十年也是十分之一，但愿陈素兴、谭勇、吴严、蔡晓岚能在下一个十年、下下个十年，以及更多的十年间，在社会大舞台上演绎更多人生精彩，为人类作出更多贡献。

我呢！将继续恭恭敬敬做个实录者。

李锐  
2008年7月 暑夏

# 目录

序	1
花窗人生	4
花窗人生(续篇)	34
冯骥才对话蔡晓岚	54
叶正亭与《花窗人生》 /傅长胜	68
掬起花窗里的文化精魂 /刘俊峰	74
多重文本形式的艺术实践 /吴长青	80
作品与人品 /杨金荣	88
《花窗人生》创作谈	98
传统苏式木雕门窗装饰艺术谈 /蔡晓岚 廖军	103





花窗人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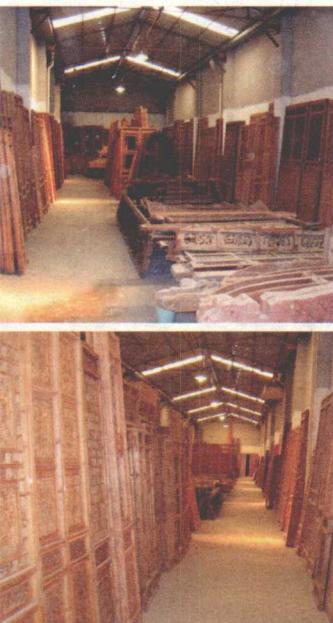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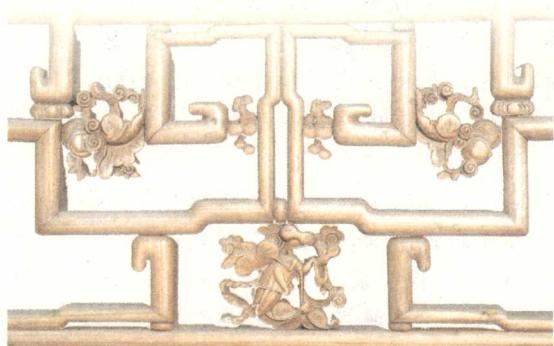
**他每天都要到花窗库转一圈，走一走、看一看、摸一摸，就像慈父爱抚着自己的儿女，就像将军检阅着自己的士兵**

苏州，真是个藏龙卧虎之地。

小巷深处、石栏桥堍，一个老汉坐在破藤椅里，津津有味地听着半导体收音机里播放的评弹，你上前一聊，或许老人还是×状元后代呢；石库门里、普通民居，一个老太拾掇好家务，喝口茶、舔舔笔，戴起老花镜作起画来，稍一打听，或许老太太还是国内工笔仕女高手呢！

如同苏州的园林。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的拙政园正门（现不开）太普通了，开出门，又被一座山挡着，一定要穿过山洞才豁然开朗呢。四大名园之二的留园，门更小，进门只见一个并不很大的天井，要走过有50多扇花窗的长廊，才进入真正的园子。

苏州城，苏州人，不事张扬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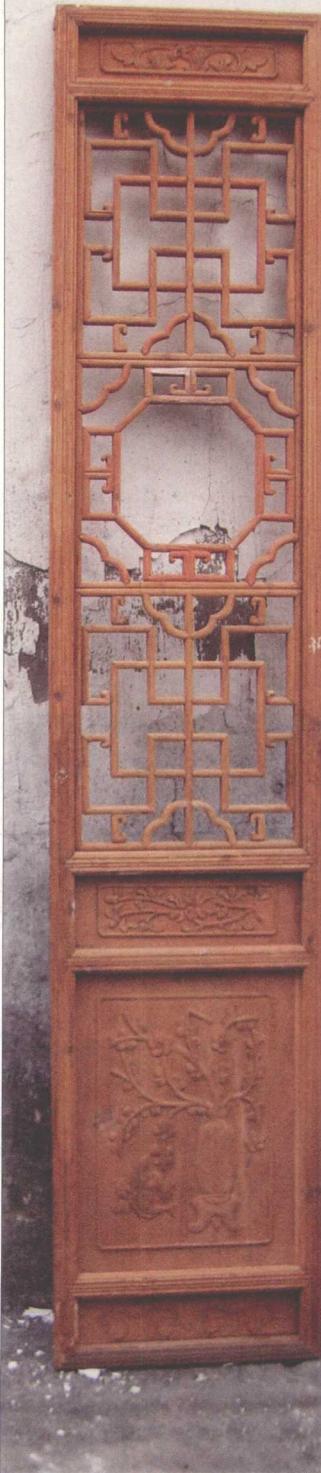
姑苏古城北，城北公路有条不宽的折道，这里的原名叫虎丘乡花锦村。小路纵深三十米，有一处昔日的旧厂房，如今大门上造了座飞檐门楼，两边各蹲着一只龇牙咧嘴的石狮子，一派古风。一块小小木匾钉在门檐正中，“古丰阁”三个草字，著名书画家沈子丞题写，嵌了石绿，更显古朴、苍劲。入大门，走过一片不小的空场，穿过一条幽黑的备弄，便是一个偌大的仓库，那是一处简易房，彩钢板屋顶，老式砖墙。里面，整整齐齐排列着三千扇苏式明清花窗。因为拥挤，花窗大多叠放着。然而，一扇扇花窗传递出的文化气息，三千扇花窗迭加一起构成的特殊气场，还是把所有来到这里的人给镇住了。不由人屏声静气，不由人肃然起敬。

“古丰阁”主人——蔡晓岚，1972年生。

如今，他的产业分了好多摊，但每天，他都要到花窗库转一圈，走一走、看一看、

摸一摸，就像慈父爱抚着自己的儿女，就像将军检阅着自己的士兵。读花窗，是他每天的功课。花窗，已是他的生命的一部分。

在“古丰阁”门楼旁边，还有一块牌子（铜牌）——“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教学实习基地”。经常有大学生、研究生们在花窗库里流连忘返。有一位叫李媛莉的同学，在此“蹲点”半年余，写出的洋洋数十万字的《试论苏州传统民居木雕门窗的装饰艺术特点》硕士学位论文已经问世。一批专事研究江南流派艺术、明清苏式家具的专家、学者更是这里的常客。中国著名工艺美术史论家张道一教授对这三千扇花窗给予极高评价，他说：明清木制家具以苏作（苏州制作）、广作（广州制作）、京作（北京制作）最为著名，素有“三作”之称，“三作”各自代表着本地区的风格特点，被称为明清木制家具的三大名作。如今，就花窗而言，京作、广作的古式花窗散失得非常厉害，想要再找回集中，已经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了，而“苏作”花窗能有三千扇聚在一起，实在是意想不到的奇迹，它们是民间工艺的母型，是“苏作”的文化火种，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。张教授再三叮嘱：一定要好好保存！好好保存！外国朋友七转八弯，通过各种渠道也慕名而来，他们见到花窗的眼神，如同在法国凡尔赛宫和卢浮宫里看那些珍贵藏品一般。有个法国青年来了一趟又一趟，他愿以万金买下一对花窗，当一再被告知是“非卖品”时，他很觉





遗憾，最后恳求道，能否拍几张照片，继而又提出能否给“克隆”。

苏州花窗，魅力无穷！

蔡晓岚在他的花窗世界里缓缓行走，他走得很慢，看得很细，每一扇花窗都能勾起他一段往事的回忆，都能引出一个动人的故事。

天渐渐暗了，外面下起了雨，也许是雨夹雪吧，小小冰豆在彩钢板屋顶上跳舞，“叮叮当当”夸张地响。仓库里没有窗，白天也要开灯，昏黄的白炽灯光穿过窗之花格，把蔡晓岚的影子一会儿拉得很长，一会儿缩得很短，那花窗的斜影更是扑朔迷离、变幻莫测。

花窗如人，人如花窗。

假若时光真能定格，蔡晓岚倒是很想回过头，看看自己走过的路——三十四载风和雨，八千里路云和月。

